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錄監生臣陳煜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四

兄弟

寬裕以誨比順以敬管子為人兄者｜｜｜｜｜為人弟者｜｜｜｜

友兄墨子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悌弟

同師而學列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進仁義之道而歸

兄啼莊子有弟而｜｜注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

緩儒弟墨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為｜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敬詘不苟荀子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而｜｜曼面為姊揚子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實壯士之靡也按政聶政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國語人有言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怨不徵於它國語且夫兄弟之｜｜｜｜徵于它利乃外矣青陽夷鼓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與｜｜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異母史記呂后紀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皆有馴行史記管蔡世家冉季康叔｜｜｜｜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

當殺人亡之吴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坐兄南鄉自坐東鄉史記武安侯傳嘗召客飲｜其｜盖侯｜｜｜｜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奴畜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之不以為兄弟數

不以為兄弟數見上

公昆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食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家於長安注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採桑為符信 見上

巧沐沐我請食食我 見上

羮盡櫟釜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賔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佯為｜｜｜｜賔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羮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羮頡侯按漢書櫟釜作轑釜

巨嫂 見上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先後 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

｜｜死若按漢武帝紀注光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

同産

漢書兩龔傳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子一人注師古曰同産兄弟也同産子即兄弟子也

讓爵辟兄

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案事丞相史廼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

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

相代為太守

漢書馮立傳立居職公廉遷東海太守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恵吏民政如魯衛徳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馮君小馮君 見上 俱為諸儒所稱

後漢書魯恭傳父其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户講誦絶人間事兄弟｜｜｜｜｜｜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欲光就其名 見上

讓國至行 後漢書丁鴻傳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丨丨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縗絰於塚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寑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丨丨顯宗甚賢之

仲公 見上

不如孝肥飽 後漢書趙孝傳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

羸瘦｜｜｜｜｜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

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 見上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事彤深懷憤歎乃｜｜｜｜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八龍 後漢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賈氏

三虎 後漢書賈彪傳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偉節最怒按偉節彪字

左右手 後漢書袁譚傳兄弟者｜｜｜也

許武割產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密謀豫藏匿變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與二兄｜｜｜｜｜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

固三子二兄受害父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見上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公會相見退無

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八達 晉書安平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有兄風不 晉書安平王孚傳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答云似凡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

六龍 晉書溫羨傳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 晉書郭奕傳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遂遣而不問

二陸三張 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

人琴俱亡 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

之琴瑟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因頓絶

棄顏荆枝華承棣蕚 晉書孝友

傳序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性合則｜｜｜｜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慶躅者鮮

推肥代瘦讓果同衾 見上

性不畏病 晉書

庾衮傳庾衮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

含笑先嘗 宋書張暢

傳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牧難之暢｜｜｜｜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

籬隅門庭

宋書謝晦傳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

耶乃｜｜｜｜｜奉兄如父宋書蔡廓傳｜｜軌｜｜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世論猶在兄後宋書羊欣傳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

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宋書王微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微告弟僧謙靈書中語

唯取圖書宋書王曇首傳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而已

若但如臣門戶何寄宋書王曇首傳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

||||高祖大笑**阿連才悟**宋書謝靈運傳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宋書朱脩之傳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粗飯脩之曰此乃||||||||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携姊之鎮分祿供贍見上

阿于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後廆追思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為阿于

推財與弟齊書褚淵傳淵||||唯取書數千卷

張氏五龍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

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

廉勝獨立十倍於我　齊書褚炫傳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乃｜｜｜｜也

腰鼓兄弟　齊書沈沖傳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

我能死爾能報　齊書沈文季傳文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

外朗內潤　齊書衡陽王道度傳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其弟｜｜皆良璞也

皆良璞　見上

時人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

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

凡為人長殊復不易　梁書徐勉

傳嘗為書誡其子崧曰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迎居官舍參分禄秩　梁書樂藹傳藹姊適徵士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姊|||||||西土稱之

同乘而歸　梁書傳映傳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賔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

頻仍夏侯　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前兄後弟數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

常同一室卧起　梁書韋放傳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

將遠別及行役初還｜｜｜｜｜｜時稱為三姜

四裴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也

謝有覽舉王有養炬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騶分兩陛梁書張緬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趨｜｜前代未有也時人

榮之按緒緬第四弟識藝過臣飲酒不及梁書謝舉傳舉中書令覽之弟也高祖訪舉於覽對曰｜｜｜｜甚遠惟｜｜｜｜於臣大小王東陽梁書王承傳朱异用事車馬常塡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小東陽即承弟稚也按南史稚作幼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復似凌寒竹大小南郡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遴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荊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南郡｜｜｜云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眇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嗟家人梁書劉覽傳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

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

三筆六詩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 梁書杜崱傳崱｜｜｜兄嵩岑嵸岌嶷巘岸及弟幼安｜｜｜｜｜

相代為殿中 梁書到沆傳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當世榮之

三妹並有才學 梁書劉孝綽傳其｜｜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悱妻文尤清拔

卿家士龍 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之｜｜也

兩周 陳書周弘正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啟元帝元帝謂朝士曰

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今古一時足為連類

大小僕射 陳書袁憲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因目簡懿為｜僕射憲為｜｜｜朝廷榮之

對惠連輒得佳語 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

何氏三高 南史何胤傳初胤二兄求點並

棲遁求光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大山小山見上若蜂腰南史周朗傳弘讓弟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矣柳氏二龍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可謂一日千里卿文弟武南史齊南豐伯穎胄傳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冑曰｜｜｜｜宗室便不乏才三陸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耳咸陽王禧對曰臣｜｜｜｜｜｜｜｜｜｜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並為上賓魏書閭大肥傳太祖時與其弟大泥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

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入八議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魏書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詔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

白首同居　魏書冠治傳治兄弟並孝弟敦穆————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房景伯傳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伎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

危坐相敬如對賓客　魏書房景先傳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

｜｜同盤而食 魏書楊椿傳吾兄弟若在家必｜｜｜｜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大崔生小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

大至

雙生 魏書崔光韶傳光韶與弟光伯｜｜操業相謀特相友愛

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 魏書崔光韶傳吾兄弟自幼及老｜｜｜｜｜｜｜｜｜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光以推弟

讓逸競勞 魏書吳悉達傳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

王氏九龍 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

三馬俱白眉 北齊書孫靈暉傳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者也

二蘇 周書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焉

作脯 隋書牛弘傳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答云｜｜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一門二王 隋書乞伏慧傳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稱為貴顯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隋書盧昌衡傳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

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

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到所寄輒對之下涕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焉

｜｜｜｜｜｜｜｜｜｜

姊妹為妯娌

北史崔休傳休弟夤子悊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㥄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大二小二

北史崔休傳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三武

北史陸俟傳寛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寛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按寛俟曾孫

四括四黃

北史李士謙傳棨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

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為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茱勁龡輯字獲宗晃字仲黄茱字季黄勁字少黄龡字幼黄並以孝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者也

皆卿相才

舊唐書溫大雅傳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也

學業顏優職位溫感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師魯俱在東宮彥博與師魯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氏為｜其後｜｜｜氏為｜

兄弟自相替代

舊唐書韋思謙傳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

｜｜｜｜即日遷鳳閣舍人

酪酥醍醐乳腐 舊唐書穆贊傳贊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質美而多入為｜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棠棣碑 舊唐書賈敦實傳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舊唐書孝知本傳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為劣鄉人為之語曰｜｜｜｜｜｜｜｜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嘗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時方荀氏 舊唐書賀德仁傳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質德仁德仁凡弟八人ㄧ人ㄧㄧ之ㄧㄧ陳郡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

王氏三珠樹舊唐書王勃傳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ㄧㄧㄧㄧㄧ也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唐書韓王元嘉傳與弟靈夔友愛ㄧㄧㄧㄧㄧㄧ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對管華近唐書溫大雅傳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ㄧㄧㄧ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為粥燎須唐書李勣傳性友愛其姊病嘗自ㄧㄧ而ㄧ其ㄧ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自比王謝唐書崔湜傳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ㄧㄧ東晉ㄧㄧ

江東三岑唐書岑羲傳第

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彬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沐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乃薦羲為溧水令

三戟崔家 唐書崔琳傳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遷太子少保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瑶俱列棨戟世號｜｜｜｜

文詞類兄 唐書白敏中傳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其｜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

三列宿 唐書韋湊傳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

花萼集 唐書李乂傳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

八院相對 唐書裴寛傳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

擊鼓會食 見上

韋

趙兄弟人之杞梓 唐書韋述傳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廸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云

衣冠光耀 唐書薛播傳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

三楊 唐書楊憑傳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

德星堂 唐書崔邠傳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德光里搆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大小大夫 唐書李光進傳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號｜｜｜｜

昆弟若五星 唐書竇羣傳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世義取｜｜｜｜然

對擁旌節

唐書楊汝士傳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

陸家姑 唐書張巡傳巡有姊嫁陸氏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竇氏五龍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當時號為｜｜｜｜

二宋 宋史宋庠傳弟祁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以大小別之

三孔 宋史孔文仲傳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

名滿天下 宋史洪适傳紹興十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瓜果必相待共嘗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衣已製未服不敢服一｜｜之徵｜｜｜｜之

｜｜**孫氏三龍** 宋史孫逢吉傳孫逢吉字從之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為師友宋史陸九齡傳與弟九淵｜｜｜｜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

四桂金史李獻能傳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堂

世號雙璧元史庫庫傳兄和和字子淵與弟庫庫皆為世之名臣｜｜為｜｜云

諤諤之弟劉向說苑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

｜｜｜｜｜｜其亡可立而待

秋風牽手相提笑語焦氏易林｜｜｜｜｜｜｜｜｜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稙熟劉熙釋名青徐人謂長婦曰｜｜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祝也祝始也

況父法班固白虎通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二鳳常璩華陽國志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頴挂璋琬琰世號｜｜

難兄難弟劉義慶世說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

於太邱太邱曰元方丨為丨季方丨為丨皆王劉義慶世說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曰二荀丨丨丨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劉義慶世說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是以為丨丨其丨丨丨其丨丨丨其丨誕在魏與夏侯元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吾家晏平仲劉峻世說注晉陽秋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丨丨丨丨丨

丨堂前紫荊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丨丨一株丨丨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

秭歸酈道元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丨丨縣秭與姊同

前襟後裾顏氏

家訓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僕妾為雀鼠妻子為風雨

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弛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之|||||之|||甚哉

向來未著衣帽

顏氏家訓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

矣各卧東西壁一牀

劉肅大唐新語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晝會禮堂雖病亦|||||||而已除服乃歸私室

雙舉

劉肅大唐新語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

退時李續為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一一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李肇國史補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以此為優劣

自乳兄子李肇國史補元魯山一一一一一數日兩乳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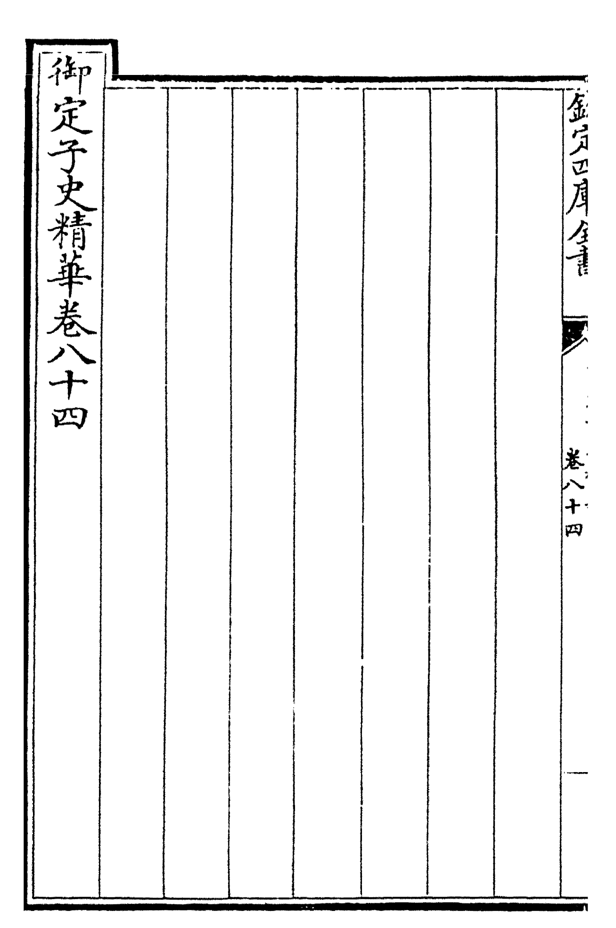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趙璘因話錄榮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公堂輟饌以餉趙璘因話錄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于一一一已一一一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

以將略顯用儒術進邵博聞見後錄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謨丨丨丨丨而元則丨丨丨丨

三羅部博聞見後録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　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丨之丨也

寡交多親　管子丨丨丨丨謂之知人

烏集之交　管子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丨丨丨丨丨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初驩後咄　見上

天生朋以爲吏吾舌　管子丨之丨丨丨丨丨丨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按朋謂隰朋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　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貴

師愛資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其｜不｜其｜雖智大迷湛蘭晏子令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詘乎不知巳而申乎知巳晏子晏子之晉至中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廼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

令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揚美削行 晏子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入不相｜｜

能終善 晏子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

列士並學｜｜者為師

傾蓋 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鄭遭孔子於途｜｜而傾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傾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老師先生 子華子今天下｜｜｜｜端弁帶而說乃

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必擇所堪必謹所堪墨子中偽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此之謂也

慎染

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管鮑善交

列子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覇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覇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者小白善用能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見上

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列子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子皆往閲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䰰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倪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廢藥　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閭曰先生既來曾不丨丨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請為父子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

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父師泰豆 列子｜｜之｜曰｜｜氏

三年一眄 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五年一笑見上　七年一竝坐見上　中分魯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虛往實歸見上　洗我以善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耶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外見上　莫逆於心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遂相與為友

鑪捶間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丨之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裹飯往食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丨丨而丨丨之

操拔篲以待門庭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丨丨丨丨丨亦何聞於夫子

淡若水甘若醴莊子君子之交丨丨丨小人之交丨丨丨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奔逸絕塵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丨丨丨丨而回瞠若乎後矣

擁杖投杖莊子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丨丨而起嚗然丨丨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鋤色莊子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丨其丨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別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兾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教所愛相駑馬韓非子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其｜｜者｜｜｜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

待公而食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蘭茝蕈本漸於蜜醴荀子｜｜｜｜｜｜｜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見上

類相從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之｜｜｜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善假於物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也

交親不比 荀子||而||注親謂仁恩比謂暱狎

贈言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人以|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舊言 荀子孔子曰辛過故人曾無||吾鄙之

妒友 荀子士有||則賢交不親

緣義而有類 荀子其交遊也||||

師術有四 荀子|||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 荀子|||||||立|弟子通利則思師

師學成文曲 荀子令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

君疇務成昭西王國 荀子堯學於||舜學於|||禹學於|||

壹教壹學 荀子君子|||弟子||

亟成

青取於藍冰寒於水 荀子君子曰學不可以已丨丨之丨丨而青於藍丨水為之而

丨丨隆性 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丨丨矣

青犇豫讓 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犇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犇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犇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丨丨丨丨可謂之友也

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 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中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

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說義必稱師聽從必丨丨人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盡力 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丨丨丨丨丨以論道丨丨丨丨丨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觀歡愉問書意 呂氏春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丨丨丨丨丨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履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鱉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謹養敬祭 見上

猶事父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丨丨丨也

勝理行義　呂氏春秋為師之務在於丨丨在於丨丨理勝義立則位尊矣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琴以為世無復足為鼓琴者

攫飯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丨而丨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與之弟子之籍　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丨丨丨丨丨丨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

而航來翕其羽揚子丨丨丨朋友助也七十子肖仲尼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丨丨丨之丨丨丨也鑄人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丨丨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孔鑄顏見上桐子之命揚子師哉師哉丨丨丨丨也注宋咸曰桐當為侗字之誤司馬光曰侗未成器之人也模範揚子師者人之丨丨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面朋面友揚子朋而不心丨丨也友而不心丨丨也不心見上人道交功勳戍揚子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丨丨丨丨丨丨奚其守知大知揚子師之貴也丨丨丨也小知知之師亦淺矣光初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丨丨問竇灌曰凶終易美金蘭詩詠百朋抱朴子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雖有凡弟不如友生**不强交不苟絕**文中子不就利不違害丨丨丨丨丨惟有道者之**能簡廣**文中子子謂姚義能交或曰丨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丨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勢交利交**文中子以丨丨丨者勢傾則絕以丨丨者利窮則散**安得後而不徃**文中子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顏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爍如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闊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丨丨丨丨丨丨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白首北面**文中子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丨丨丨丨

豈以其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事之無失　文中子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也

唯道所存　文中子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

子尚良食　國語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二先子其將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為聲子受之

學著人　史記秦始皇紀繆公｜｜｜注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于著乎而是也

解劒繫樹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其寶｜｜之徐君冢｜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心許

見文王之師史記楚世家楚熊通曰吾先鬻熊｜｜｜｜也 過閭未嘗不軾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其｜｜｜｜｜也 避正堂舍蓋公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焉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史記陳丞相世家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為戸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附驥尾史記伯夷傳顔淵雖篤學｜｜｜而行益顯 受業身通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皆異能之

士見上嚴事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産于魯孟公綽

門人益親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

儒服委質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避座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之此非子之｜也

三為祭酒史記孟荀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丨焉相與驩為刎頸交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丨丨丨丨丨丨之丨

徒以吾兩

人在見上父事張耳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餘年少丨丨丨兩人相與為刎頸交丨天下稱酈況賣交史記酈商傳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注漢書作賣友

長事弟畜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丨丨袁絲丨丨濉夫籍福之屬

同舍史記司馬相如傳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丨丨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其游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皆受業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

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丨丨丨於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錢通 史記酷吏傳湯之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丨丨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勸誦 漢書

王吉傳朋師居前丨丨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漢書

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其取舍同也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漢書蕭育傳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其相薦達

也 從問 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蕳卿又丨歐陽氏丨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 所問非一師 見上 同門學 漢書鄭崇傳弟立與高武侯傅喜丨

丨丨相友善 詣太常受業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丨丨丨

丨丨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后勝問論語禮服京
師諸儒稱述焉按諸太常受業已見史記儒林傳彼文
為典章制度不容入
朋友類故錄此傳
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漢書匡
衡傳衡
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
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丨丨丨
衡不宜在遠方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漢書張禹傳禹
性習知音聲內
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
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
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
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
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
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
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
後堂及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共學老子於安邱先

生 後漢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

同好 後漢書賈章傳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薦

同里閈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

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
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
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
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同縣少相善**上見**雖貴何得**
失其序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
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
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
我乃松父友也｜｜｜｜｜｜乎松由是恨之**唯**
勃能終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
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
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
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
讒｜｜｜｜馬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都講**後漢書侯
二千斛按唯勃能終謂上書理援也霸傳篤志

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元泥塗婦面後漢書趙憙傳更
始穀梁春秋為元丨丨始敗憙為赤眉兵
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
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
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丨丨仲伯丨
丨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畧憙常言其
病狀以
此得免君房有言丹末之許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
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
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丨丨丨是丨丨丨丨也張
陳凶終蕭朱隙末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
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
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馬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丨丨丨其丨丨丨丨其
丨故知全之者鮮
矣時人服其言子之自絶何量丹薄後漢書王丹傳
客初有薦士於

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絶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已從君魚受道 後漢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矣注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按君魚奮字

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丨丨丨丨丨丨

舉將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丨丨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見上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

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廼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本師**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廼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丨丨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説尚書甚善之

恨相知晚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丨丨

把臂託朱生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常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丨暉丨曰欲以妻子丨丨丨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

静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乃｜｜｜｜｜｜及康歿喪之如師

貞孤（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而｜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譏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興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譏朋之謠（見上）游客門賓（見上）交照（見上）

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後漢書橋元傳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悠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殁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受詔交公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

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丨丨丨丨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丨丨丨之間丨丨丨丨則丨丨丨之萌丨丨乎心

特設一榻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丨丨丨丨丨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後漢書馬融傳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丨紗丨前丨生丨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設上賓之位而祠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

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呂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焉

定交杵臼間　後漢書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於｜｜之｜

奔走之友　後漢書何顒傳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者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

詔乞楊生師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旌頭又以戟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丨曰丨丨丨丨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千里結言

後漢書范式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丨丨丨丨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死友

後漢書范式傳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丨丨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嘆泣下

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家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

生友 見上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後漢書雷義傳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三府同時俱辟二人

賓末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遥語平

生 蜀志關羽傳註蜀記曰羽與徐晃宿相愛丨共丨但說丨丨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 蜀志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丨丨丨丨丨亮每奇正智術

分屋而居 蜀志張裔傳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丨丨丨丨丨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惜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丨丨也按亮諸葛亮張裔

託心如舊 蜀志張嶷傳注益郡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丨丨丨丨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用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丨丨吾丨丨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按斌琬子

名志相好

吳志太史慈傳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丨丨丨丨有分災共患之意

少友

吳志太史慈傳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丨丨也按融謂孔融

以名與卿

吳志顧雍傳注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至今丨吾丨丨丨故雍與伯喈同名也

升堂拜母

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丨丨丨丨有無通共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

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按普程普

定僑札之分 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吳志呂岱傳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呂岱之益友今｜｜｜｜｜｜｜｜談者美之

四友 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

一面如舊 晉書張華傳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

寄懷 晉書賈充傳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

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丨丨對曰勗請先之

高選師友 晉書劉寔傳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丨丨丨丨以寔為師

竹林交 晉書山濤傳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丨丨之丨著忘言之契

經黃公酒壚 晉書王戎傳嘗丨丨丨丨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羊叔子去人遠矣 晉書郭奕傳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嘆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青白眼 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丨丨丨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

見青眼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晉書嵇康傳夫人之相知||||||||

千里命駕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康友而善之友其人

於千載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也分甘共苦情若

弟兄晉書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托之詹與||||||||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並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雪霽月朗忽憶戴逵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初||色清|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之｜入室弟子遞相宣授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令｜｜｜｜踈賓異客見上

芷蘭之室鮑魚之肆宋書顏延之傳與善人居如入｜｜｜｜｜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宋書顏延之傳｜｜｜｜｜｜則｜｜｜｜｜則｜｜｜｜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後前休未遠

下席受業齊書劉瓛傳京師士子舉席貴遊莫不｜｜｜｜

隔座 齊書劉璡傳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自｜不復同｜

八友 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齊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梁書任昉傳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梁書任昉傳援｜｜｜以｜｜指｜｜而｜｜

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梁書王僧孺傳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

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勖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其為士友推重如此｜鳴騶枉道以相存問梁書到溉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酒叙生平極歡而去置五館生梁書嚴植之傳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數百植之講｜｜｜｜必至聽者千餘人雲霞之交南史謝澹傳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善變素絲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

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遠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也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以此名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晏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之｜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神交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

畫形相對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其｜與已｜｜｜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朝聽瓛晚聽苞 南史吳苞傳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也

一面便畫國士之交 魏書袁式傳與司徒崔浩｜｜｜｜｜｜｜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

所草創恒顧訪之**汲引後生為其光價**魏書李神儁傳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四方才子咸宗附之**十善**魏書陸馛傳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相和若琴**魏書高允傳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按子翼高毗字道賜李欽字**以弦韋為幽贄**魏書胡叟傳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為美談吾之于子||||||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披衿暫面定交一言**魏書宗欽傳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學徒數百月**

致羊酒 魏書劉昞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記注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洛陽二鴻 魏書李志傳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魏書李謐傳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

忘年之交 北齊書裴讞之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邱李構清河崔瞻為｜｜｜｜

為羣拜紀 北齊書陸卬傳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蜂遂出明珠意欲｜｜｜｜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縉紳所推許

放逸之友 周書韋夐傳夐又雅

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竪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為｜｜｜｜

易衣而出 周書張軌傳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以此見稱

文筆必先呈草 隋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

處季孟之間 北史盧元傳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邱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按懷仁元孫

不識雙鳳 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之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

影質 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

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有損儒者之風

祖師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

此肉同歸於土 舊唐書李勣傳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死生永訣｜｜｜｜｜矣仍收養其子

耐久朋 舊唐書魏元同傳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

第一流 舊唐書裴耀卿傳信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為｜｜｜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信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按信耀卿孫

談容 舊唐書韋述傳蕭穎士者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垍及述皆引為｜｜

楊穆許李 舊唐書楊憑傳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

殷

顏柳陸蕭李邵趙 舊唐書趙爗傳爗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頴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方外十友 唐書陸餘慶傳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丨丨丨丨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能終始交 唐書盧藏用傳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丨丨丨丨

小友 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丨丨

山林友 唐書韋溫傳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丨丨丨云

韓門弟子 唐書韓愈

傳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　**忘形交**　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丨丨　**功過先聖**　唐書張後胤傳後胤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丨丨於丨丨　**門生門下見門生**　五代史雜傳裴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惟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世傳以為榮　**晚得二士**　宋史張繹傳頤嘗言吾丨丨丨丨謂繹與尹焞也按頤程頤　**立雪**　宋史楊時傳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丨不去頤既覺則門外丨深一尺矣　**心契**　宋史劉清之傳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　**老友**　宋史蔡元定傳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丨丨

學大驚曰此吾丨丨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刺血友　遼史耶律瑪魯傳恬於榮利與耶律弘古為丨丨

生同川死同谷　金史實都傳實都完顏部人祖舒嚕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丨則丨丨居丨則丨丨葬土人呼昭祖為勇舒嚕呼舒嚕為賢舒嚕

場屋上游　金史胡礪傳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脩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丨丨丨丨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折行輩與交　元史楊奐傳朝廷諸老皆丨丨丨丨之丨關中雖號多士名未有出奐右者

堅若金鐵　元史宋本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丨丨丨丨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

平生益友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已集每

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也

種善圖始蠡能慮終 越絕書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脩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去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伸

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善為師者|||||||齊時蚤

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駿徒

劉向說苑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丨丨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日益日損

劉向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丨丨賜也丨丨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託色託辭託財

劉向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丨丨中士可以丨丨下士可以丨丨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

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遂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遂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遂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遂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孔子四友

孔叢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丨丨曰吾有丨丨

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骨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凡事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之

至德不離　焦氏易林管鮑相知｜｜三言於桓齊國以安

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　班固白虎通｜｜｜｜之｜｜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雅徒　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卑微年雖幼推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不汜結俗材

身自分熱　應劭風俗通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鄭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令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

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廨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具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怙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鄞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乘車戴笠周處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我｜｜｜後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送剪髮

鬻之以為養王嘉拾遺記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而｜｜｜｜｜呼作龐公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止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割席分坐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曰子非吾友也把臂入林劉義慶世說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輒思元度劉義慶世說劉尹云清風朗月｜｜｜｜｜｜三人為一龍劉峻世說注魏志歆字子魚平原高平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相善時號｜｜｜｜｜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按歆華歆爾汝交劉峻世說注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

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
｜｜之｜按衡禰衡
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
率爾休暢酈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
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
操宅洲之陽｜｜｜｜｜｜｜｜｜｜｜｜
｜｜｜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金蘭簿
馮贄雲仙雜記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
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曰｜｜｜｜
一字師陳京筱化錄李
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
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
秦龍樓曾作客鶴髮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
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
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為｜｜之｜
一如兒孫禮
李宗諤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年高
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

夫人偶坐受諸生拜｜｜｜｜｜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

更為僕邵伯溫聞見前錄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氈一席乃割分之每出謁｜｜｜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將至長社三十里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

嘉祐四友徐度却掃編王荆公司馬温公吕申公黄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

躬嘗藥餌夜不解帶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羇旅卧病寶松｜｜｜｜｜｜｜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

從遊者屨交戶外陶宗儀輟耕錄蕭貞敏公𣄃字維斗京兆人登詩人劉洞俱顯名於當世

歲吏於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爲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爲志｜公｜｜｜｜｜｜平章威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敏

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因所側近｜｜｜｜｜｜｜｜｜｜｜｜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 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為｜｜

疏屬 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也

綱紀門戶 吳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我家世不乏公 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矣

焚香囊 晉書謝元傳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

止**吾家麒麟**晉書顧和傳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氾毓傳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

宗姑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後來秀令宋書王惠傳惠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鄙宗之美也

烏衣之遊宋書謝弘微傳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竝以文義賞會當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

僕射平生重此子宋書謝弘微傳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

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宗中千里駒宋書自序沈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也

大成吾門齊書垣崇祖傳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汝等不及也

六世同爨齊書劉悛傳漢壽人邵榮興｜｜｜｜表其門閭

服屬易疎不忍言族梁書夏侯亶傳亶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踈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

於亶巳跡乃曰卿儈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七十人竝**
臣聞丨丨丨丨所以丨丨丨丨時以為能對

能屬文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吾家**
當時有丨丨丨丨丨丨丨近古未之有也

明珠 梁書劉孺傳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譚子奔**
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丨丨丨之丨丨也

莒所以有僕 南史王儉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
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儉賞其

宗豪 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為強**外**
善據卒得職焉族族姓三千家父廣為丨丨

無異門内無異烟 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
居丨丨丨丨丨丨丨詔榜門曰篤
行董氏之閭

房分 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丨丨留居京
蹋一門祖布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
隔

因事分姓 魏書源賀傳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傳檀
之子也傳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

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今可為源氏

開李魚川 北史李靈傳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川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按顯甫靈孫

南祖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事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獲宗晃字仲黄芬字季黄勁字少黄叡字幼黄竝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

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最兄弟居巷東始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

族兄 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

門戶所寄 舊唐書任瓌傳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竝傭保耳｜｜｜｜惟在於瓌

推聚昭穆 唐書高儉傳贊古者受命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使百代不得相亂也

自遠會食 唐書崔元暐傳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寠郊墅羣從皆｜｜｜｜無它爨族人孤貧者撫養教勵

書忍字 唐書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

粟帛無私 唐書劉君良傳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尺｜

丨丨所均有無五代史翟光鄴傳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丨丨丨

東眷西眷中眷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丨丨居涼者號丨丨居河東者號丨丨

七百口

共食五代史南唐世家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東李西李宋史李昉傳昔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丨丨家昉為丨丨家

義莊宋史范仲淹傳置丨丨里中以贍族人

義門宋史陳崇傳為江州長史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立丨丨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

道南道北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丨丨諸阮居丨丨北阮皆富南阮貧

四從同居劉肅大唐新語陸大同闔門雍睦丨丨丨丨

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趙璘因話録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按尚書謂柳尚書公權

姻戚

魚牲櫱酒相召 管子舉春祭塞久禱以｜為｜以｜為｜｜｜所以屑親戚也

母姼父姼 揚子南楚瀑涯之間母謂之媓謂婦妣曰｜｜稱婦考曰｜｜注姼音多

贅壻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賈人取陸梁地注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

有連 史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

親婚也

友壻 漢書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ㄧㄧ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葭莩 漢書鮑宣傳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ㄧㄧ之親注師古曰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

連昏 漢書王商傳初大將軍鳳ㄧㄧ楊彤為琅邪太守注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

黃牛嫗 漢書外戚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ㄧㄧㄧ

蟬嫣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ㄧㄧ兮或鼻祖於汾隅注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外兄 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ㄧㄧ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篣婦公 後漢書第五倫傳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ㄧㄧㄧ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

似我家性 後漢書鍾皓傳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按膺李膺

綢繆恩紀 蜀志劉先主傳劉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

吕子衡寧久貧者耶 吴志吕範傳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當｜｜｜｜遂與之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晋書衛玠傳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

冰清玉潤 晋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女壻｜｜

｜豈以五男易一女 晋書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人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

慕舅夏

侯元之為人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内兄晉書阮瞻傳｜｜潘岳每令鼓琴

鄉親晉書皇甫謐傳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晉書王忱傳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為賓主

風流儁望後來之秀見上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晉書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竝小嘗攜之就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培塿無松柏薰猶不同器 晉書陸玩傳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

｜｜慟哭西州門 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世無渭陽情 晉書謝朗傳子絢字宣暎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按重朗字

東牀坦腹 晉書王羲之傳時太尉郗鑒使門生

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酷似其舅 宋書武帝紀何無忌劉牢之甥｜｜｜｜

一物不具不坐 宋書庾登之傳謝晦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惟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晦常優容之

制不相糺 宋書鄭鮮之傳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邱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匆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

之於毅舅甥｜｜｜｜宋書鄭鮮之傳
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此鄭君何爲者

劉毅嘗鎮江陵
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
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
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
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
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
謂之曰｜｜｜｜｜｜無復甥舅之禮

奉姨有若所生

宋書何尚之傳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縣劉璩與
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姨亡朔
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
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
往致哀以此爲
常至三年服竟

親戚中表列門同閈

宋書沈慶之傳居
清明門外有宅四
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擕子孫徙
居之以宅還官悉移｜｜｜｜於婁湖｜｜｜｜焉

劉

家月旦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修外舅姑之敬齊書王繢傳繢女適安陸｜｜｜故邪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繢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梁書韋叡傳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讓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也

無對日下惟舅與甥梁書陸杲傳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

通親梁書陸杲傳領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小事｜｜

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

汝家陽元梁書陸倕傳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之｜｜｜也

吾不失信於故友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當成吾宅相梁書王規傳規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梁書謝藺傳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金柈貯檳榔一斛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

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以進之

額類袁公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丨丨丨丨丨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二門婚媾 魏書李順傳初崔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丨丨丨丨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

指腹為親 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丨丨丨丨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

盡其美按寶興母崔浩弟恬之女也**推計中表致其恭恤**魏書盧元傳度世李氏之甥其為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暱以禮如此按度世元子

外生魏書盧道虔傳道虔丨丨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

快女壻魏書劉昞傳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

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北齊書鄭元禮傳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荅云｜｜｜｜｜｜｜｜｜｜｜｜｜｜｜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 北齊書崔昂傳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

刮目視之 北齊書楊愔傳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以後更欲｜｜

||按惜小名泰王**阿翁真得好壻**周書陸騰傳尚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二人相赴若影響**周書陳訢傳訢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常||||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訢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眾心則雄不如訢**敝衣冠騎驢而至**隋書崔儦傳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其||||||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妻姨**北史李順傳祖勲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勲||||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按祖勲順孫**翟輔訟寬寧氏宅相**

舊唐書禮儀志母之昆弟情切渭陽丨丨丨舅之丨丨丨甥之丨我之出也義亦殷焉

僚壻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丨丨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 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駿之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奥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丨丨丨丨也

一日不見則鄙悋生 舊唐書賀知章傳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濶都不思之丨丨丨丨賀兄丨丨丨丨矣

密親 舊唐書韋虛厚傳管仲拘因齊桓舉

為國相治長縲絏仲尼選為｜｜

外戚它姓 唐書禮樂志舅為母族姨乃｜｜｜｜

脫紫半臂易斗麪 唐書明皇王皇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妹壻 唐書李密傳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雍邱令邱君明

七壻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八子｜｜貴顯朝廷

佳壻 唐書楊於陵傳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

負以出入 唐書陽城傳寡姊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景龍中為潤州叅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叅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

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得芾筆意 金史吳激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

傳賦學 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其｜｜

離孫歸孫 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言遠離已也姪之子曰｜｜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為孫也

躡履問訊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類似鎮西 劉義慶世說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

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注巢殷顗小字也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蹟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往｜鍾｜｜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形神相似 劉義慶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

同時為相 陳翶卓異記與妻父｜｜｜｜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我女壻不如德與女壻 李肇國史補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

｜｜｜｜｜｜｜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馮翊桂苑叢談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

泰山之力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也

良壻段成式酉陽雜俎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時魏知古方及第乃以長女妻之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杖壻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打｜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兒姪連名王讜唐語林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

鸞壻彭乘墨客揮犀令人於榜下擇壻號｜｜

官職非籠篋中物吳處厚青箱雜記世傳陳執中作相

有壻求差遣執中曰丨丨丨是國家的丨

臥房丨丨丨丨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並居二府

葉夢得石林燕語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中令子婦丨丨丨丨丨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為相吴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連袂連襟

馬永卿嬾真子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丨丨丨又呼丨丨丨

嬌客

陸游老學菴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吴益以愛壻為丨丨

五馬入門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冠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髻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

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煙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布代

潛居録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輙曰畀||之至今吳中謂倩為布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高行 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丨丨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

仁祖交慶 管子孝弟者丨之丨也忠信者丨之丨也

聰明當物 管子丨丨丨丨生之德也注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以德予人 管子曰聞之丨丨丨丨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大仁 管子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

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也哉其朋乎　**胊胊莊莊由由**　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注胊胊柔順貌莊莊矜直貌由由悅也

上德若谷　老子||||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美言尊行　老子||||可以市||可以加人

三寶　老子夫我有||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被褐懷玉　老子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

大方　老子||||無隅注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大方行無轍迹言無瑕謫　老子善||||

｜善｜
｜｜｜自勝老子｜｜者強注人能自勝已情欲
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神清
智公文子神者智之淵也｜｜｜則智
明智者心之府也｜｜則心平不慙影魂晏子嬰
聞之君
子獨立｜｜於｜
獨寢不慙於｜和調不緣溪盎不苛晏子君子之大
義｜｜而｜｜
｜｜而｜｜｜莊敬而不狡
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天地之大府尸子聖人之身
猶日也夫日圜
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德進乎日莊子
昔者
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
況｜之｜｜｜者乎與物為春莊子使之和豫通而
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郤而｜｜｜｜是接而生
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接而生時於心見
上天鬻莊子
聖人
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
者｜｜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觚而不堅莊子與乎其｜｜｜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與有足者至於邱莊子以德為循者言其｜｜｜｜｜｜｜也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莊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而｜｜｜｜而｜｜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神動天隨見上從德莊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其｜者也人貌而天莊子其為人也真｜｜｜｜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虛緣葆真見上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見上辟金莊子至信｜｜飲人以和莊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中心欣然愛人韓非子仁者謂其｜｜｜｜｜｜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內

外相應言行相稱 韓非子所謂方者｜｜｜｜｜｜｜也

積善成德 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德操 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

志廣體恭 荀子君子貧窮而｜｜隆仁也富貴而｜｜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難狎難脅 荀子君子易知而｜｜易懼而｜｜

至文 荀子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

大心小心 荀子君子｜｜則天而道｜｜則畏義而節

君子安雅 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

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荀子君子｜｜｜｜｜｜｜｜道有一隆

國寶國器國用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丨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丨丨也**色澤洽**荀子德至者丨丨丨行盡而聲聞遠**百善至百邪去**呂氏春秋夫執一術而丨丨丨丨丨丨天下從者其惟孝也**霜雪**

既降知松柏之茂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憊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丨丨丨丨吾是以丨丨丨丨丨也**至貴**呂氏春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富有天下而不騁夸畀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慴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鶴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與陰陽化見上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見上

扃閉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外欲不入謂之｜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

顏氏樂內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子之｜也｜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修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揚子｜｜｜以｜｜｜

｜以｜｜｜｜以｜｜莫而後發發必中矣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揚子或曰

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弘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為中也｜｜其為外也｜｜則可以禔身矣德

表揚子或問｜｜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弸中彪外揚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而｜｜也注弸滿也操冠秋雲神棲九

元抱朴子邈世之｜眇焉｜｜｜｜之表遺俗之｜緬然｜｜｜之端太極合德神道並

行文中子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其與｜｜

｜｜｜｜｜｜乎無負幽明文中子孝哉薛收行｜｜於｜｜太和為表至心

為內文中子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曰何以加乎子曰｜｜｜之｜｜｜｜之｜｜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居於鄉里而爭者息文中子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

善德見上

三有七無君子之職文中子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能文則得天地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慼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慼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經天緯地 見上

被文相德 見上

國棟 國語不厚其棟

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

安為孝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注遷徙也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木

彊敦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擇地而蹈史記伯夷

傳或｜｜｜｜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齊魯諸儒質

行不及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皆自以為｜｜也無他

腸史記衛綰傳上以為廉忠實｜｜｜｜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方聞漢書武帝紀詳延天下｜｜之

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鞠躬

履方漢書馮奉世傳贊宜鄉侯參｜｜｜｜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道不可詘身詘

何傷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

悃愊無華後漢書章帝紀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篤行淳備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後漢書祭彤傳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

丨丨丨丨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後漢書伏湛傳

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清修雪白 後漢書宋弘傳策曰太中大夫宋漢丨丨丨丨正直無邪按漢弘從孫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丨丨丨丨丨丨丨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過人者四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茍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迺共樹碑而頌焉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江巨孝

後漢書江革傳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丨丨丨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三不惑

後漢書楊秉傳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丨丨丨酒色財也

郭有道無愧色

後漢書郭泰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耳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晏普未顯欲令｜｜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令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王烈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也烈聞
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是有耻惡之心既懐耻惡
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盧於里門晨昏不廢後漢書劉趙淳
于江劉問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
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
泣不能去至被敺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
怒又逐之廼｜｜｜｜｜｜｜積歲餘父母慙而還
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
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
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
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
産輒復
賑給

奴婢引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見上

雷震輒圜冢泣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
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

不還廼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名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順｜｜｜｜曰順在此崇聞之每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蜀志龐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曅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秉心公亮

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欲任以宮省之事

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来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孫權特為減死一等使復為官蓋優之也

含素

晉書王祥鄭冲傳贊

鄭冲｜｜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晉書何曾傳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顛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顛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顛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顛昌侯見之矣

清恐人知

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生平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手不驅蚊

晉書吳猛傳少有孝行夏日常｜｜｜｜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敗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帢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廵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丨所居丨丨丨丨丨丨焉虛中竟日義不獨飽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丨丨丨丨丨丨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采笥置籬外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

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
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丨丨丨丨丨丨隣曲慙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
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
幾何足為煩子平曰丨丨丨丨丨不辦常得生米丨丨丨
丨丨丨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丨丨丨丨丨丨丨學義堅明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

一生不侮闇室

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
直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
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丨丨丨丨丨

不衣綿帛

宋書朱百年傳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
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自此丨丨丨丨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梁書傳昭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豈得非名賢

還淳反樸激薄停澆梁書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見上

得一妄語謝一縑梁書何遠傳每戲語人云卿能丨我丨丨丨丨則丨卿以丨丨丨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常噉麥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

辦母亡之後孝克遂｜｜｜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有王祥之性 陳書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更名徵字希祥

孝門有孝子 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

授書相告置靴中不視 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竟｜｜取火焚之

晝夜伏戶外 南史虞悰傳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

終

身不嘗檳榔南史任昉傳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

宗曾子南史解叔謙傳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掬吐噉之魏書宗室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畫｜｜

其母乃安

古之遺孝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也

以產則貧論道則富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所謂伊人實邦之秀按士衡杜銓字

縮屋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

不娶 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柳下｜｜｜｜｜｜｜｜｜｜｜｜者也乃賚絹百疋

人寶 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也

誠孝為首 隋書高祖紀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與｜最｜其｜

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隋書韋世康傳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悲

孝敬村和順里 隋書李德饒傳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里為｜｜｜｜

圖形定省 隋書徐孝肅傳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其｜像構廟置之而｜｜｜焉

非機杼之物不顧侵人 隋書趙軌傳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汝等宜以為誡

牽牛置涼處飼之 隋書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禫月凡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

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譽士究庶人畜 舊唐書禮儀志按孝經援神契云｜｜｜孝曰｜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

親獲安故曰就也｜｜孝曰｜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
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
孝曰｜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
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孝曰｜究者以明審
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
獲安故曰究也｜｜孝曰｜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
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
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何忍以汝為賤隸舊唐書李大亮傳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

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自以出自諸生每懷撝損平生｜｜｜｜｜｜之｜｜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舊唐書顏思古傳時劉黑闥初

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奏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康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高祖璽書勞勉之按遊奏師古叔父

以一介易十囚之命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暗短但｜得｜｜｜｜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

性合元和身齊律度

道匡雅俗器重宗彝 舊唐書楊綰傳代宗詔曰楊綰｜｜｜｜｜｜｜｜｜｜｜｜

丨丨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内無耳目之役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

脫械縱賊 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丨其丨丨之與爲期守吏曰丨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書百餘忍字 舊唐書張公藝傳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郤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丨丨丨丨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貫徹幽微 舊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

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吾一顧念宿疾頓輕**人瑞**舊唐書孝友傳贊麒麟鳳凰飛走之類惟孝與悌亦為｜｜

海東曾閔舊唐書東夷百濟國傳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於兄弟時人號｜｜

｜｜**賜清白箴**唐書許圉師傳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言長者稱婁郝唐書婁師德傳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

僕不去曹囚無死法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為蠹不誅唐書李勉傳屯部人父病｜｜

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

門樹六闕唐書楊炎傳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古所未有

倭子勸吾食吾輒飽唐書李遜傳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荆州鄉人爭鬬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進藥吾意其瘳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唐書韓愈傳愈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

鑱名泰華唐書安金藏傳金藏母喪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元宗屬其事於史官詔｜其｜於｜｜二山碑以為榮

闗中曾子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

盜樹白匿唐書陽城傳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其｜者城過之慮其耻退｜｜

寒而

飲何責焉唐書陽城傳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

六院一庵唐書劉君良傳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共｜｜｜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二孝贊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

孝友童子唐書陳饒奴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

養判史李復與之給資儲署其門曰｜｜｜｜

平生不欺 五代史殷希堯傳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之中｜｜｜｜身沒家無餘貲

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溫叟傳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遺錢者視｜｜｜｜｜｜｜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啟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買田宅營林榭 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

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以適其志蚤起奉藥饍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按居業觀父

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得奇繒文錦恣兄弟擇取 宋史張存傳存性孝友嘗為蜀郡｜｜｜｜｜以歸悉布於堂上｜｜｜｜｜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嚴整雖｜｜｜｜｜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

不知為

帥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其｜｜｜｜也

露坐達明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門啟而後入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舉家不食筍 宋史張載傳弟戩出知公安縣從監司竹監｜｜｜｜｜

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佛｜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

嫁党氏有數子悲迎以歸

投金庭下 宋史穆修傳字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爲壽且求載名於記修｜｜｜｜趣裝去郡士謝之絶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懷金不敢出 宋史陳師道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顔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

歸直取牛 遼史蕭罕嘉努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罕嘉努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

刲股作羹 金史龐迪傳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侄

蔭先諸侄 見上

此金槖氏

物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橐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橐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橐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丨丨丨丨丨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受孔子戒元史廉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丨丨丨丨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果熟墮地亦不睨視元史許衡傳庭有丨丨爛丨丨童子過之丨丨丨丨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身不懷幣口不論錢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求來諫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丨以丨丨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敦敦悾悾嚴遵道德指歸論盛德之人丨

丨丨丨若似不足無形無容 大雅之稱 劉劭人物志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丨丨丨也

九行 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丨丨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

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劉義慶世說華歆遇子弟甚整雖丨丨丨丨丨丨丨

未嘗臧否人物 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元遠丨丨丨丨丨丨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 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丨丨丨丨丨丨丨亦丨

作人無長物 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来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我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丨丨丨丨丨

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劉義慶世說庾太尉少為

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

德星聚 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父子於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按荀荀淑

理感英獸 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於｜｜矣

三品不逾一尉 劉肅大唐新語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非不榮貴意謂｜｜疇昔｜｜也時議重之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棄尸謂之｜｜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恂恂如小子弟 趙璘因話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

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敎顔待家人｜｜｜｜｜｜敦睦内外當時無比

自舁肩轝兩肩皆瘡

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晨昏奔迫｜｜｜｜｜

公庭可從權簿書當仍舊

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㫖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令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以｜｜｜則｜｜｜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有脚陽春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王偁東都事畧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

巖叟巖叟曰巖叟||||||||也士君子稱之

嗇用廣施

王㑊東都事畧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鄉里敬之

歸錦

囊珠

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牀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以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置器投豆

徐度却掃

編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和光同塵老子塞其兊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其｜｜｜其｜是謂元同元同見上孩之老子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孔德之容老子｜｜｜唯道是從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晏子臣聞

君子如美淵澤容之｜｜｜｜｜｜｜｜極其游泳之樂｜｜｜

兼術 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殺白騾取肝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以與陽城胥渠處

遍飲 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去

取酒張坐歌呼應和 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飲亦｜｜｜與相｜｜

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卒善遇之按安國韓長孺名

務掩過揚善 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下駕步歸 後漢書劉寬傳寬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視奴疑必自殺

後漢書劉寛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羹爛汝手

後漢書劉寛傳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

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千頃波 後漢書黄憲傳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終不言盜 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 後漢書郭泰傳孟敏

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牽牛著涼處 魏志管寧傳注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自為飲食過於牛主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心無適莫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之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得免重罪

以稻與人 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

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縣｜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

餘肉可共啖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饑所以食牛耳｜｜｜｜｜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

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其｜｜｜｜

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晉書謝鯤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

並以鮀初發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鮀聞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逸羣之量

晉書索靖傳靖少有丨丨丨丨丨

何須壁後置人

晉書謝安傳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衞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丨丨丨丨丨丨丨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圍棋賭別墅

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强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丨丨丨丨丨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

夜還乃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晉書王獻之傳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群偷驚走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晉書苻堅載記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猛王猛覓新者備君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取絹繫牛角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一匹横|||放歸其家索轝徐去齊書褚淵傳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來||藏客引咎齊書江斅傳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

檢覈數｜此｜而躬自｜｜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

器寓深邵梁書蕭顥達傳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顥胄風格峻遠｜｜｜｜清猷盛業問望斯歸

先遣迎輦梁書鄧元起傳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豈以鳥傷人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

壯哉雀鼠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吴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竟不問

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輟梁書羊侃傳性寛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所爕金帛不可勝數侃

聞之都不挂意｜｜｜｜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為橋渡盜梁書范元琰傳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魏書穆觀傳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馬｜｜｜｜｜｜｜｜｜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卓公寬中文饒洪量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

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魏書高允傳張綱柔謙叔衍正直道雅洽聞弼

為燕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按叔術張誕字道雅王道雅弼閣弼

不自申曲直

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

遵罪又非唾面之責

隋書伊婁謙傳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邱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

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之｜｜｜｜｜｜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寛厚仁恕皆此類也

六畜相觸自關常理 隋書盧昌衡傳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賜清白詩以激之 舊唐書許圉師傳嘗有官吏犯贜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寛厚如此

爾非故也何至於是 舊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歴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歴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更不形顔色

令日氣逆不宜哀泣 舊唐書唐臨傳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寛於待物嘗欲

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名謂曰｜｜｜｜｜｜｜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寛恕如此

陰暗不宜服藥見上

銀杯羽化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耳

行酒進醨勉飲盡之舊唐書任廸簡傳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醨進廸簡知誤以景畧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悦

安然無屑意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畀下之休烈｜｜｜｜｜

唾面自乾唐書婁師德傳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耳

墨汙爾

唐書婁師德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

譖者乃不顧知

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后嘆其長者

暴風舉榻鼎無懼色

遼史王鼎傳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卧｜空中｜｜｜｜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中矢託疾

金史宗雄傳嘗從上獵誤｜流｜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旣拔去其矢｜｜歸家

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

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

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士論以故嘉之

百負不恨 金史王庭筠傳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顔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也

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 王粲英雄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親厚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譖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日｜｜｜｜｜｜｜｜｜｜｜｜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角巾徑還私第 劉義慶世說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罪 趙璘因話錄韓僕射皐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

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相公｜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之｜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

物破亦自有時

彭乘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大耐官職

沈括夢溪筆談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

令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闃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陳惟宣步里客談當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

印朱濺襟色不少動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請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

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丨丨汙滿丨王丨丨丨丨丨丨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嚏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